

第四章

中原大戰飛將軍



飛將軍 蔣鼎文



一、各派蓄勢待發

蔣介石在一九二九年這一年，軍政雙管齊下，先後挫敗桂系的莽動、西北軍的進攻、石友三的反戈、唐生智的叛亂，環顧中國，除遠在東北的張學良外，強盛的地方武裝只剩下華北和中原區域的閻錫山。

素以精明圓滑著稱的閻錫山，在各派或被擊敗，或被分化之後，其地盤不僅沒減少，反而一天天在擴大，軍事實力也一天天在增長。在蔣介石看來，要統一中國，劃一號令，是不能允許地方實力派有抗衡中央之實力的；而在閻錫山看來，蔣是容不得他一方獨大，容不得趾與脛齊的，蔣在收拾了各派以後，自己必是蔣介石下一個要動手的目標。

各地方派系雖然懾於蔣介石中央政府的威權和實力，暫時收斂起躁動之心，但反蔣之圖謀始終縈懷；政治上失意的汪精衛和西山會議派窺測時機，準備東山再起；閻錫山思前瞻後，蔣介石的中央編遣會議計畫雖未得到實施，然經一年的武力征伐，事實上已達到削藩的目的，眼下的現實是只有他閻部「方鎮」勢力依然強盛。閻認為，西北軍和桂系的反蔣之心路人皆知，不必多思，對張學良、川、貴地方實力派亦可爭取。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摸底」和情感聯絡後，閻錫山這位長袖善舞的軍政長才竟一改歷來騎牆觀望、捉摸難測、首鼠兩端的態度，儼然以總首領自居，登高舉起反蔣大旗，且與各派在短時間內就結成了軍事上、政治上頗具聲勢的大聯盟。

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三日，在閻錫山的導演下，馮玉祥的第二、李宗仁的第四和他的第三集團軍四十五名將領發出聲討蔣介石的通電；

二月二十四日，汪精衛、西山會議改組派發出支持通電；

三月十四日，第二、三、四集團軍反蔣通電的將領又增至五十七人，通電列舉蔣介石諸多罪行，要旨是蔣介石須引咎下野。

四月一日，閻錫山在太原宣誓就任反蔣聯盟的「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分任副總司令。閻、馮在石家莊、潼關各自設立指揮部，緊鑼密鼓籌畫作戰部署。閻、馮等此次起兵，以期集中各派力量，一舉推翻蔣介石在中央的統治地位，故而不惜動用全部家底投入戰爭，他們非常清楚，反蔣成敗，在此一役。

反蔣聯盟軍具體如下：

閻錫山的晉綏軍編為中華民國陸海空第三方面軍，由徐永昌任總司令，計步兵團一百〇七個，炮兵團十三個，騎兵團十二個，約計十六萬人，分六路大軍，分別由孫楚、傅作義、楊效歐、張蔭梧、孫殿英、萬選才任總指揮。還有騎兵司令趙承綬、炮兵司令周玘等。該路的主戰場放在山東和豫、皖、蘇交界處，主要任務是控制津浦線。

馮玉祥的西北軍為中華民國陸海空第二方面軍，鹿鍾麟出任前敵總司令，駐守鄭州。計二十八萬人，分五路大軍，分別由張維璽、孫良誠、龐炳勳、宋哲元、孫連仲任各路總指揮，還有騎兵司令鄭大章，後方總司令劉郁芬等。西北軍的主戰場放在平漢線。

李宗仁的桂系和張發奎軍為中華民國陸海空第一方面軍，李宗仁任總司令，黃紹竑任副總司令，白崇禧為參謀長，計十萬大軍，分成第一、第二路軍。第一路軍指揮官張發奎，第二路軍指揮官由白崇禧兼任。除留少數保安部隊外，張桂之軍從湖南衡陽出發，首先進攻長沙。

此外，委石友三為第四方面軍總指揮，發兵於濟寧，會攻於濟南；內定東北軍張學良為中華民

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兼第五方面軍總指揮；內定四川劉文輝為第六方面軍總指揮；內定湖南何鍵為第七方面軍總指揮；樊鍾秀則出任第八方面軍總指揮。

各路聯軍共計軍事兵力七十萬人，再加政治勢力汪精衛和西山會議的中委們等搖旗吶喊，奔走呼號，一時之間，反蔣力量蔚為壯觀，可謂空前。

對於如此強大的反蔣陣勢，蔣介石自是須認真應對的，他親自出任國民革命陸海空軍（簡稱「討逆軍」）總司令，決定兵分五路，予以對陣：

以韓復榘為第一軍團總指揮，在山東據守黃河西岸，以阻截晉綏軍沿津浦路南下；

以劉峙為第二軍團總指揮，這一路主要是蔣的嫡系主力部隊，駐防徐州、宿縣、碭山等處，計畫沿隴海路西向攻擊前進；

以何成濬為第三軍團總指揮，集中部署於平漢路許昌之南地區，既阻止西北軍南進，又預防北軍與南方張桂軍相連；

以陳調元為預備軍總指揮，主要兵力放在黃河南岸，以作機動調度；
以上四路合計兵力約三十萬餘人。

以軍政部長何應欽出任武漢行營主任，指揮湖廣軍隊，重點阻止張桂軍攻擊湖南，以防止他們北連馮、閻軍，形成一線；同時也應對漸成氣候、日益壯大的中央紅軍武裝。何應欽坐鎮武漢，起著橋樑作用，南方如能安定，蔣介石則無後顧之憂，能集中兵力對付北方的馮、閻聯軍。

各方排兵佈陣已畢，慘烈的中原大戰拉開了帷幕。

二、隱蔽奇襲軍被迫露真容

蔣鼎文所率第二軍在平漢線一側，初時蔣部所屬有自兼師長的第九師、趙觀濤的第六師、夏斗寅十三師之萬耀煌三十七旅。

實戰證明蔣介石排兵佈陣確有高明之處。

隴海線，蔣介石真正靠得住且有強大戰鬥力的是中央軍劉峙第一師、顧祝同第二師、陳繼承第三師、王均第七師、馮軼斐教導第一師、張治中教導第二師、陳誠第十一師、衛立煌第四十五師等幾個師。

津浦線上以非蔣軍嫡系部隊為主，且韓復榘這位總指揮不會全力對付反蔣聯軍，其內心始終存觀望態度，可以說會隨戰場態勢發展而起變化。鑒此，蔣介石特派蔣伯誠為中央駐第一軍團聯絡員，一方面以各種方式籠絡韓，一方面也以各種方式監視韓之動向。

平漢線一路，蔣介石委何成濬為總指揮可謂知人善任。何的軍事才幹並不突出，但籠絡人心、收編雜牌軍是其所長，何是一個集軍閥、政客和江湖氣質於一身的難得長才。加之豫西平漢線東西兩側是亦兵亦匪之區，這類兵匪難分之部，往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利用得好，可助一臂之力；反之，則成為軍事上的很大障礙。

中原戰場雙方的戰線和兵力部署大略是：從地域分佈上，自南陽、鄆城、周家口、柘城、歸德，至濟寧、濟南，在平漢、隴海、津浦三條鐵路劃出一條斜線；

從兵力配置上，津浦線是閻軍，平漢線是馮軍，而隴海線則是閻、馮主力軍彙聚處；如再細分一點，自鄭州、開封、杞縣以北至山東，以閻錫山部為主，而這一線之南則以馮玉祥西北軍為主。

中央軍和反蔣聯軍雙方都以平漢、隴海、津浦三條鐵路為戰略樞紐，雙方都清楚隴海線處全域的中央，津浦、平漢為其左右兩翼，誰在隴海線上占得主動，誰在戰場上就有更大勝算。

因而雙方都在隴海線上投入特別有戰鬥力的部隊，閻部主力為楊效歐、孫楚、關福安等部，擅長陣地防守；馮部主力為孫連仲、宋哲元、梁冠英、吉鴻昌、劉汝明等部。西北軍訓練有素，又東征西討，久歷戰陣，能攻善守，戰鬥力更強一些。隴海線上蔣所安排的主力部隊已如上所述，中央軍投入了除蔣鼎文部以外幾乎最重要、最強戰鬥力的嫡系部隊。

蔣鼎文第二軍於四月初從武漢沿平漢線北上駐紮在漯河、周家口之間。然蔣介石何以把蔣鼎文這支重兵放在平漢線呢？

蔣鼎文自出任第一師師長後，奇襲蚌埠張宗昌，攻略徐州孫、張聯軍；襄、樊殺退馮玉祥西北軍，豫西澈底擊潰唐生智叛軍，劍鋒指處，罕有其匹，在中央軍中已享有擅打硬仗之軍威。自中央軍整編以後，其第九師主要構成原第一師的主力部隊，再加歷經近年多次硬戰，戰力彌辣。

實際上，蔣介石把蔣鼎文第二軍放在平漢線是虛晃一槍，是戰略需要，是給馮、閻聯軍釋放迷惑的煙霧彈。部署在此處，既可策應隴海線主力側擊，也可防止閻、馮所部乘勢南下。

中原大戰自五月十一日蔣介石下達隴海線總攻擊命令後打響，中央主力軍各部迅速沿隴海鐵路西擊前進，軍事目標直指開封。歸德是第一仗。歸德，今為商丘，是隴海線重要節點，豫、魯、蘇、皖鎖鑰咽喉，東通徐海，北指濟洛，西接汴鄭，南達宿亳，歷來為用兵者爭奪之要衝。歸德之戰，劉峙所指揮各部初戰並不順利，直至五月二十一日，原屬閻軍的劉茂恩部向中央軍輸誠，才得以順利佔領，寧陵、睢縣也不戰而下。

蔣鼎文將第九師、第六師、第十三師集中於平漢線的周家口，設指揮部於漯河。初，偽裝成無甚戰鬥力的雜牌部隊，在不引起馮、閻聯軍注意下，從側面隱蔽前進，從開封、蘭封之間穿插而過，再與隴海線正面部隊兩面夾擊，以期一舉奪取開封。蔣介石給蔣鼎文下達的命令是：「率第二軍由周家口間道向北馳進，奇襲杞睢，與第二軍團主力夾擊蘭封。」¹

由於隴海線正面部隊向西進展並不如期，若按既定作戰計畫，蔣鼎文孤軍深入，則很有可能被馮、閻軍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於是蔣介石令蔣鼎文部調整攻擊線路，改經杞縣、睢縣向隴海線上的民權前進，在進擊到杞縣東北時，蔣鼎文部與閻軍主力不期相遇，雙方在此發生了激烈戰鬥，蔣部遭阻，無法再向北進擊。

隴海線正面的劉峙所率第一、第二、第三師，在西進至內黃後也再無力繼續向前。至此，原預定讓蔣鼎文第二軍所率各部側擊蘭封、開封的作戰計畫已無實施之可能，蔣介石乃令蔣鼎文部歸入隴海線作戰軍序列，希圖會同劉峙各部後再合力西進。

此前，蔣鼎文從平漢路周家口側擊隴海線，其行軍與計畫極為秘密，只有蔣介石一人掌握，甚至連時任軍政部長、坐鎮武漢指揮南方作戰、北顧中原動向的何應欽，以及同屬蔣鼎文部指揮的第十三師三十七旅旅長萬耀煌也不知道其行跡。《萬耀煌口述自傳》對此有如下記述：蔣鼎文第二軍駐紮在周家口，給人的印象是防守平漢路上周家口與淮陽一線，但「中原大戰開始大打，是在五月一日蔣總司令發表討伐閻、馮誓師詞以後，一面作正面攻擊，一面採左翼包圍（左翼為黃河）。令蔣鼎文側擊開封，後因隴海路打不動，改用蔣部由太康、杞縣以東前進，所遺周家口、淮陽防務，

1 山西省文史資料編輯部編：《中原大戰內幕》，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第一五四頁。

由我率三十七旅接替。蔣鼎文行動秘密，連無線電通信都不用。蔣東行後歸入隴海路戰鬥序列，與我方僅賴石曼牛開的小飛機聯絡。何應欽在漢口都不知道蔣（鼎文）部行動，打電報來問我，我一一回答」。¹

對於這次秘密奇襲，蔣鼎文也有記述：「鼎文所率一路之奇軍為全軍戰局生死存亡之關鍵，軍行嚴密，隱蔽行蹤，勿使敵軍偵知，因是轉戰於郟城、周家口、太康、陳州、杞縣之間，不通音問有一月餘。」²

蔣鼎文軍奇襲計畫因戰況變化不得不調整，蔣介石即讓其部轉向投入隴海線正面作戰。蔣介石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報告書》中說：「五月二十三日，中正令劉峙第二軍團主力奮擊蘭封附近，以第二軍蔣鼎文、第十五軍劉茂恩、第十一師陳誠等部對付杞縣方面增援來的馮逆部。」

蔣鼎文正面所對的增援軍正是西北軍善戰之師梁冠英和吉鴻昌部。梁部擅長夜戰偷襲，摸爬技術高超，過交通壕溝如履平地，搭人梯高牆熟練利落。白天之時，蔣軍的主力部隊一衝鋒，這些士兵便大批地垮退下去，而到了夜間，他們活躍異常，無聲無息地摸進對方軍營。有個陰天，夜色如漆，梁冠英部幹掉哨兵後摸進了第九師第四十九團（團長陳沛）杞縣桃林崗第二營（營長鄧子華）的駐地，梁冠英所部盡使大刀砍殺，但第九師畢竟是久歷戰陣之軍，在接到鄧的報告後，副團長楊顯率第三團趕到，隨之團長陳沛、師長蔣鼎文均臨戰陣指揮。儘管梁冠英大刀隊英勇奮戰，然

1 《萬耀煌口述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二〇八頁。

2 《暨陽花亭盤山蔣氏宗譜》卷四，一九三五年印行。

不使槍械的大刀隊怎能與密集的槍彈抗衡。桃林崗之役，第九師第四十九團第二營雖損失慘重，可梁冠英的大刀隊幾乎全軍覆沒。按照陳沛所說：「將軍（指蔣鼎文）指揮所部陳沛團奮勇應戰，內外夾擊，斬獲無算。梁部經此重創，精銳盡失。而梁冠英事後面對第九師官長承認：『桃林崗戰役，我軍精銳趁夜雨，以行奇襲，全部進入桃林崗，不料貴師預備隊應對神速，猛烈反攻，得而復失，（我）犧牲殆盡，不堪再戰，實非始料所及，真神兵也』。」¹

隴海線戰事告急，馮玉祥、閻錫山紛紛增調兵力。閻軍除原部署兵力外，又增加張會詔、楊耀芳軍和郭宗汾師；馮軍除將配置在鄭州的總預備部隊快速東調外，亦從平漢線抽調吉鴻昌部增援。至此，西北軍集中了孫良誠、梁冠英、吉鴻昌、宋哲元、張自忠、孫連仲各軍以及鄭大章騎兵部隊十萬多人。

當蔣鼎文軍投入隴海戰線後，蔣介石和劉峙以蔣鼎文軍為主，作出過一次大規模的攻堅部署。

五月二十六日，劉峙下達命令，其要旨是：所對敵軍孫楚、楊效歐、孫良誠等部，現盤踞於考城、蘭封、杞縣及其以南地區佔領之陣地，為求迅速殲滅此敵，茲區分攻擊部署如下：

以蔣鼎文指揮趙觀濤第六師、蔣鼎文所兼第九師、陳誠第十一師、李雲杰第二十一師、葉開鑫第五十二師及馮軼裴第一教導師為中央軍；以顧祝同指揮第一、二、三、五各師及教導旅為右翼軍；以劉茂恩指揮第十五軍各師及張喬齡之騎兵第一旅為左翼軍，在西陵集、馬頭集、河陽集之線佔領陣地。

三路兵馬擬在二十八日向隴海線正面之敵發起攻擊。然各部剛據此安排定當，蔣介石又根據敵

¹ 陳沛：《當機立斷之八戰》，臺灣一九七四年印行，第六一頁。

情變化，在二十七日發出調整命令：

先令中央軍（蔣鼎文）與左翼軍（劉茂恩）於今晚七時前完成出擊準備。

中央軍以第五十二師之三個團、第九師之四個團，抽編為第一出擊隊。如嫌兵力薄弱，則與左翼軍出擊隊並為一路。如是，則第九師抽出兩個團即可。其出擊路線另定。

另以第五師之四個團及軍校第三旅之三個團、第十一師之三個團，抽編為第二出擊隊。

第一出擊隊由桃林崗、郭樓、魏崗向杞縣西南豬皮崗出擊。第二出擊隊由大寨集向楊園集及其以北地區出擊。

然計畫作戰再嚴密也不如戰場情況變化快速，在蔣軍部隊還未來得及發起攻擊之時，馮、閻之軍就先行偷襲了蔣軍的陣地，而至五月三十日，馮、閻二部就向蔣軍陣地發起全面的猛烈攻擊，蔣軍由於一時無反擊準備，頓時陷入全線被動。

於是蔣介石接連變更部署，於五月二十九日、五月三十日、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六月三



赴臺後蔣鼎文（左）與劉峙（中）、顧祝同合影

日、六月六日下達多道命令，原定三路攻擊計畫即告中止。¹
對此，劉峙是如此回憶的：

當時我鑒於敵我相持於蘭杞，深恐演成陣地對峙，曠日持久，於我不利，使我焦急，乃擬調整部署，於二十六日繼續沿隴海路攻擊。蒙蔣公總司令完全同意，並進一步指示改為二十八日拂曉發動全線總攻，規定陸空協同動作，命令空軍助戰。於是區分為右翼軍，由顧軍長祝同指揮；中央軍，由蔣軍長鼎文指揮；左翼軍，由劉代總指揮茂恩指揮。主攻對敵中央突破，助攻亦各選擇敵陣地之一點出擊。

從此步入雙方主力決戰。

攻擊開始前，總司令部忽截獲敵方無線電，知敵右翼空虛，蔣公令我由左翼迂迴。於是我變更計畫，重新部署，正擬開始行動，而正面之敵忽於五月三十日向我反攻，激烈空前，全線緊張。彼時在內黃之顧祝同軍部狀甚危急，我在野雞崗車站列車上的總指揮部，亦僅有警衛步兵一排，顧向我請增援，我答覆：「假如你確實需要，我將僅有警衛一排開去。」顧以為我與其開玩笑，實際上確是各處都無法抽調兵力。同時，我右路軍陳調元部因受敵石友三優勢的壓迫，已向山東的曹縣、定陶退卻，我教導第二師及馬鴻逵軍遂向考城方面增援。²

1 李振廣編著：《民國軍閥·劉茂恩回憶》，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一六七頁。

2 劉峙：《我的回憶》，臺灣榮泰印務有限公司一九六六年版，第九二—九三頁。

可見，戰場形勢瞬息萬變，而面對瞬息萬變之局，善於應變者則始終處於戰略主動。

三、亂戰中的飛將軍

從五月下旬開始，中央軍的攻勢被馮、閻聯軍遏制。蔣軍與反蔣軍在豫東地區形成膠著僵持狀態，雙方在內黃、民權、睢縣、杞縣一線正面對峙。

對於這種狀況，雙方都不滿意。蔣軍沒有料到閻馮軍有如此強大的戰鬥力，劉峙如此回憶道：「在進行戰鬥時，我們所看到的是馮部將士裸體大刀肉搏的勇猛與機關槍火力集中之猛烈，閻部手榴彈投擲之準確，曾予我軍以重大損害，而為我各部隊所不及。」¹

蔣介石總結道：「從五月三十一日，逆軍在蘭封、杞縣兵力加大，雙方日夜搏戰，互為攻守，傷亡枕藉，慘極。」²

正因為有些猝不及防，再加不時被馮、閻之軍夜間襲擾，且作戰無果，所以隴海線上蔣軍的士氣有些低沉。六月九日，蔣介石給各將領寫了一封措辭委婉但含意深切且頗有不滿的告誡書，全文如下：

數月以來，敵軍日夜猛攻，終不得逞，此乃諸將士奮勇所致。我軍雖犧牲疲乏，而敵必倍之，更無可畏。但我軍始終聽人來攻，而未反攻一次，不惟逆焰日張，而且為革命軍之羞也！譬如

¹ 劉峙：《我的回憶》，臺灣榮泰印務有限公司一九六六年版，第九五頁。

² 蔣介石：《中原之戰工作報告書》，見《中原大戰內幕》，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第一五四頁。

一個人挨打，而不思還打，則世人必以為無能，而打我者反以為多力也。我軍不能反攻，固由於各地區之兵力薄弱，無充分之預備隊，遂將敵人擊退，亦難追擊。此乃實在情形，但如節約兵力，學敵軍方法，各師分半分期輪流佯攻，雖不能致敵死命，然必能長我軍之氣，勿使日夜恐怖，只愁兵力減少，則兵力自多矣！觀今日各將士恐怖惟念兵力不足，使中正為之悲憤，何以我革命軍之精神竟至不振如此耶？閻馮之官兵間睡覺，夜間偷營，而且每團內分班次，規定時間，前後分班攻守，故兵力節省不感疲勞，乃能持久。我前日所發組織奮勇隊之命令，亦即此意。乃非為官兵真有奮勇與不奮勇之別，實為戰場整頓部隊、振提精神、休養兵力之一法耳！倘再不照此令行之，則全軍官兵疲倦不息，雖不為敵軍攻破，亦必勞極致病矣！請兄等告前線各官長，只要值班警戒之官兵能認真服務，不妨抽調兵力多事休養，而值班時間愈短愈少。中正為此言，或兄等以為不懂前線狀況之談，不切實用；然兄等須知，在後方之想像，必較在前方者精密，而且不致如在前方者之恐怖。則兄等不妨照我後方所言者，試行之如何？倘兄等不敢抽調半數之兵休息，則先抽三分之一為休息之兵，最好能使三分之二以上兵力休息何如？務望兄等大膽試行之。數日以來，敵人攻擊不成，其氣必餒，我軍雖不能真攻，而必須分班佯攻，勿使敵軍笑我無能也！若敵軍反攻時，我各師旅長皆須親自督戰，乘敵虛弱疲勞之際，而突破之，亦非必不可能之事也。近見官兵辛勞，用事焦灼，而兄等愛護官兵之心，決不減於中正，尤其兄等辛勞疲困更為著急，今乃以嚴辭相責，而不用好言慰藉者，實彼此生死相共，形神一體，毋容客氣，想兄等必能體諒此意，而實踐中正之意旨也！再者，此次陣地戰，斷非數日能

結局，故需準備半月一月之設想，此時如不能節約兵力，決難持久，請察之！¹

六月份是整個中原大戰中蔣介石中央軍最受煎熬的一個月。

南方兩湖一線，張桂聯軍在張發奎的率領下於六月五日攻佔長沙，北指武漢，南方一線頓顯緊張；

平漢線上，何成濬所部久攻許昌不下，被西北軍反擊，攻擊部隊南撤至漯河、北舞渡、逍遙津一線；

津浦線上，韓復榘部未作過多抵抗，便在魯西閭軍急攻之下節節敗退，於六月二十六日失守濟南，竟而東退至膠濟鐵路一線。

主戰場隴海線戰事膠著，正面對峙中，不時被馮、閻之軍乘著夜幕掩護偷襲，蔣軍一時人心惶惶，攻擊受挫，向西推進之軍事計畫短時間內已不可能實施。

在正面對峙戰中，馮玉祥的西北軍亦效仿蔣軍的手法，開始策反起蔣介石的中央軍來，唯中央軍立場還算堅定，只作周旋應付，不作實質回應。對此，曾被策反過的樊崧甫有細緻的記述：

蔣軍第六師原為浙籍部隊，師長周鳳岐被蔣勒令辭職。第六師現任師長趙觀濤以餉不發，每月只發給養：官十五元、兵六元，樹怨甚深。旅長向他直言勸告，趙反斥其袖手旁觀，危言聳聽。因是人心離二。孫良誠由周的關係知其隱情，在對戰中派一個保定軍校第九期出身的參

¹ 李振廣編著：《民國軍閥》，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一七六—一七七頁

謀劉某見第八旅旅長陳時驥。陳邀同第三十三團團長陳安寶、三十五團團長章桂齡和他秘密洽談，再打電話邀我（樊時任該師第十七旅旅長）到他旅部去相商。經過雙方討論，沒得到具體結果。只派了陳時驥旅部主任副官同劉去回拜孫良誠。孫對他很禮遇，領他看糧庫看銀庫，木箱滿滿裝著銀洋，說你們如過來，不怕沒錢花。第二天，我師到了十二門野炮，對孫部發射了幾百發炮彈，雙方斷絕了來往。¹

與隴海線馮、閻軍多次戰鬥接觸後，蔣介石作出了「鞏固正面，包圍右翼」的戰略調整。雙方攻擊與反攻後，都感到在正面硬碰硬對攻傷亡太大，且難有軍事進展。馮玉祥西北軍的壕溝深、寨子厚，工事堅固，兵力雄厚，但白天就是堅守不出；蔣介石之中央軍擅於打野戰和運動戰，槍彈充足，射術精準，然對陣地構築有所忽視。中央軍在這次攻擊馮閻軍時吃足了苦頭，也在作戰場總結。在擅打陣地戰、注重挖壕築寨的原閻軍所屬的劉茂恩將軍懇切提醒下，中央軍也開始挖起壕溝來，因而在廣闊的平原陣地戰才有正面對峙之局面。

當劉峙、蔣鼎文、顧祝同等將領接到蔣介石這封「告誡書」後，頓感愧負無顏，經會商後，便在隴海線籌畫新一輪的攻勢。雖不是為打而打，但至少要實現蔣介石信中之要求：「勿使敵軍笑我無能」也。如此，則必須有所戰事行動。劉峙把會商設想報告蔣介石後，即奉蔣指示，把陣地退至舊考城與民權一線所設之預備陣地，其目的是以誘使馮、閻之軍來攻。果不其然，馮、閻所部見中央軍實行退卻，不知是計，隨之尾隨跟蹤追擊，特別是馮部所發起。

1 《中原大戰內幕》，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第二五三頁。

的跟蹤追擊更為猛烈。

於是中央軍按原計劃，迅速作出反攻：以蔣鼎文為右翼隊指揮官，以陳誠為副指揮官，指揮第二、三、五、九、十一師從右翼擊敵；以劉茂恩為左翼隊指揮官，指揮第十五軍、五十二師及教導第一師、騎兵第一旅向左翼擊敵，同時令劉派出其中一部協同右翼向榆廂鋪攻擊前進；以胡宗南為預備隊指揮官，轄第一師作機動調度。

六月十二日拂曉，中央軍左右兩翼同時發起攻擊，蔣鼎文軍計畫由杞縣、太康之間攻入，以期經通許、陳留奇襲開封。馮玉祥偵知這一情況，也玩起了花樣，命令孫良誠、龐炳勳、吉鴻昌等部迅速後撤，閃開杞縣、太康之線，誘蔣軍深入。中央軍派出飛機偵察，以為這一線的馮軍去參與平漢線的進攻，如此正是乘虛搗隙的大好時機，各軍大可長驅直入，向開封方向挺進。

馮部見誘攻計畫得逞，乃按預定計劃令孫良誠、龐炳勳和吉鴻昌部從正面堵擊，孫連仲、張自忠部向高賢集蔣軍左側背兜抄，左翼依靠隴海正南晉軍的防堵，孫殿英部則在鹿邑、柘城方面擾亂蔣軍後方，形成了一個口袋形的包圍陣勢。

兵不厭詐，鬥智鬥勇，雙方都想讓對方落入自己的既定部署中。

其時蔣鼎文所率第九師已迂迴進入杞縣，因敵情起變化，頓時陷入敵人四面圍攻之中。適在這時，蔣介石又得到馮玉祥抽調孫連仲五個師參加圍殲第九師的密電，於是急令蔣鼎文第九師立即停止前進，迅速後撤至大本營。其時杞縣之地大霧彌漫，竟歷兩個多小時而不退，此時訓練有素的正規軍之所長就發揮出來，他們拋棄了一些輜重裝備，保持隊形，不亂軍序，輕裝後撤，竟悄無聲息地安然抽身。事後參與此役者喟然感歎：「真是老天在保佑九師」。與此同時，蔣介石又急抽上官

雲相部由平漢線前來應急支援，並令平漢線各部積極反攻，藉以分散馮軍兵力配置，蔣介石還親赴柳河車站指揮督戰，以振作部隊士氣。

對於此役的戰果，反蔣聯軍與蔣軍有不同的說法：

反蔣聯軍的總參謀長，亦是馮部的著名戰將劉驥說：

西北軍的孫良誠、龐炳勳、吉鴻昌等部已將蔣軍在高賢集、龍曲集等處截成數段，接著就發生了白刃戰。蔣軍損失慘重，倉皇中一部經太康向周口潰退，一部經睢縣向商丘潰退，張治中師掩護退卻，損失尤鉅。這一戰役，雖然給了蔣軍以嚴重的打擊，但是由於各部對馮的命令執行得不夠澈底，又加之蔣介石臨時變更部署，以致包圍計畫未能澈底完成，使蔣軍獲得突圍的空隙。這一役的戰果，除截獲汽車一百餘輛和大批輜重物品而外，對蔣軍的有生力量則未能予以大量的殲滅。¹

蔣軍的隴海線第二兵團總司令劉峙則說：

（我蔣、劉二部）於六月十二日拂曉開始向敵反擊，兩翼戰鬥均甚激烈。至十三日，右翼因敵勢稍卻，已轉為陣地對峙，左翼則因敵繼續強襲，劇戰至十四日敵受重創後始稍安靜。此役敵我傷亡均達五千，僅是爭奪幾個村寨而已，雖於整個戰線並無多大出入，然經此一戰，我正

1 《中原大戰內幕》，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第一八一—一九頁。

面得以穩固，主力得向左移動，使敵對我左翼之迂迴歸於頓挫，實為隴海方面勝負之關鍵。¹

客觀的史實是，這一仗雙方大致打了個平手，誰也沒有占得便宜，雙方依然退回原有的正面陣地，依然在對峙中膠著。

然而，蔣鼎文所部並未得到喘息。

六月二十六日，津浦線上的重鎮濟南失守，旋之韓復榘率部東退至膠濟線。其時，石友三率重兵西竄至魯西之曹縣攻擊，駐守在此的教導第二師張文白（張治中）頓時告急，蔣介石急令蔣鼎文晝夜兼程馳援，蔣鼎文軍最終在考城將石友三部擊潰，張治中部得以脫身。擊潰石部後，蔣奉命向魯西之城武挺擊。在進軍途中，又得急速回援寧陵太康之命，於是長途奔襲，解除了友軍之圍；部隊還未及調整，蔣介石又命蔣鼎文速去民權，原來顧祝同第二師正面陣地告急，蔣鼎文軍及時趕到，終於穩定了戰局。復又奉命以最快的速度增援朱紹良之寧陵楊驛鋪陣地，朱紹良部得以鞏固。在數旬之間，蔣鼎文率部奔走於隴海、津浦之中間地帶，忽而向左，忽而向右，越隴海、過黃河，迂迴挺擊，飄忽前進，儼然成了中原大戰中的救火軍，哪裡危急就奔向哪裡救急，未及片刻停息。由於蔣鼎文部出沒無常，往往突然而至，轉瞬間又飄然而去，故有「飛將軍」之譽。

與他同輩的軍委辦公廳副主任、國民黨軍中的飽學之士姚琮中將如此評述中原大戰中的蔣鼎文：

（銘三）奔走東西各戰場，無少停，所至皆轉危為安，世稱飛將軍。敵將古鴻昌等三師降事

¹ 劉峙：《我的回憶》，臺灣榮泰印務有限公司一九六六年版，第九五頁。

遂平。是時兼領第九師以武烈稱，奉令編為十團，異數也！¹

當時蔣的中央軍所處情況確實緊迫，蔣介石七月十五日日記云：「當此之時，惟有堅忍鎮靜，維繫軍心，以待其定，而有其濟，若至萬不得已，惟有一死以報黨國。」²

然統帥的「驚慌」也只能在「日記」中表現一下而已，面對千軍萬馬，他必須謀定而後動，面對隴海線上戰場僵持膠著之態，他必須為取得全域勝利而布局。於是，蔣介石於七月上旬抽調劉峙到津浦線上組織反擊。蔣介石的《報告書》載：

七月七日，石（友三）部未走，遂任劉峙為津浦路總指揮，先領第一師（胡宗南）、第九師（蔣鼎文）、第十師（陳誠）、第二十師（孫桐萱）及教導第一師（馮軼裴）由八日起陸續轉移滕縣、鄒縣、兗州、曲阜、汶上等地……至二十六日，至津浦集中完畢。³

蔣軍蔣光鼐師於八月十五日攻佔濟南，閻軍傅作義、張蔭梧率部退至黃河以北。蔣介石隨之亦到濟南，除令韓復榘所部追擊晉軍以外，劉峙所率各主力部隊即行調往隴海、平漢兩線。至此，津浦線戰事以蔣介石中央軍全勝而告竣。

對於蔣軍在隴海、平漢全線反攻之前的大戰經過，蔣鼎文是這樣回憶的：

1 《蔣鼎文將軍紀念集·蔣上將家傳》，臺灣一九七六年印行。

2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一〇〇頁。

3 《中原大戰內幕》，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第一五六頁。

我當時的番號是新編第三（二）軍，指揮第一師、第十一師、第九師及第十三師，這四個師都是非常精良的軍隊。第一師不必說了，十一師為陳誠所部，第九師我曾任師長，十三師為夏斗寅所部，配備訓練都很好。閻錫山部隊主力放置在杞縣以東一帶，每天與我短兵相接，遂行拉鋸戰，雙方爭奪的焦點在鐵路交通線。這年夏天偏偏多雨，士兵在戰壕中水深過膝，補給常因大水所阻不能補給到最前線，真是苦不堪言。西北軍有著名的大刀隊，時常衝了過來，遇到這種情況，我們還得進行肉搏戰。朱紹良的第八師在楊驛鋪陷入了西北軍的重圍，他在無線電話中向委員長請示，要突圍而出放棄楊驛鋪，委員長用無線電話徵求我的意見，我說：「現在天下大雨，道路泥濘，放棄楊驛鋪必然不能攜帶重武器突圍，而且楊驛鋪一丟，整個戰線發生動搖，後果便不堪想像了，此時只有苦守待援。」委員長要我去解救朱紹良，我率領精銳沿途打了許多硬仗，深入敵陣，解了朱紹良之圍。此時，劉茂恩已向中央輸誠，杞縣真空，等我回師杞縣尚未到時，杞縣已為吉鴻昌所占，我以漯河為指揮部，與吉鴻昌打了幾個月的拉鋸戰，這一次作戰之辛苦是我畢生難忘的。

我的指揮部設在漯河，但我也常親臨前線去實地視察指揮。我正從周家口出發到寧陵去，在路上接到委員長無線電話，他在電話中告訴我：「銘三，張文白在考城撐不住了，要垮了，你趕快去支援他。」原來石友三在浦口叛變後，經中央軍一擊而潰，呼嘯北去，沿途擄掠，終與西北軍合流而攻考城。張文白的教導第二師守在考城，在中央軍中，教導第二師武器最好，那時已有新式的衝鋒槍，人稱「少爺兵」。就是軍隊風紀太壞，他的士兵用衝鋒槍在鄉間射殺老百姓的雞鴨來加餐，並且偷賣軍槍，我就曾由老百姓手中買到過教導二師的衝鋒槍，這樣的好

配備軍隊，連烏合之眾的石友三土匪部隊都打不過，可以想見張文白的軍事才能了。我馳赴考城解了教導二師之圍，隴海的正面顧墨三又垮了，我又去接替隴海正面的防務。這一次中原大戰中，隴海、平漢、津浦三線的三角地帶，我自己也記不得來往多少次，人人稱我為「飛毛腿」或「飛將軍」。稍後十三師又調到津浦鐵路擔任曲阜的攻防戰，與傅作義部隊作了一次硬戰，把晉閻的軍隊逐出了山東。¹

顧祝同對蔣鼎文在中原大戰的作用是這樣評述的：「中原亂作，蔣銘三轉戰津浦、平漢、隴海各線，帶甲百萬，縱橫掃蕩數千里，歷時六個月，晝夜不得息。扼吭拊背，卒成大功，世以飛將軍稱之。」²

萬馬逐鹿的中原大戰，成就了蔣鼎文飛將軍之聲名。他在國民黨軍史上雖然煊赫於一時，也或因兄弟鬩牆難以彪炳於後世。當然，作為後人只能記錄發生過的事情。至於歷史的結果是怎樣，那是歷史本身的事情了。

四、轉入反攻的突擊軍

蔣介石在七月上旬抽調隴海線上部分主力至津浦線作戰，以期解決一隅，盤活全域。至八月上

1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三〇頁。

2 《蔣鼎文將軍紀念集》，臺灣一九七六年印行，第六八頁。

旬，蔣軍各部組織兗州會戰。隴海線上的馮軍為策應津浦線上蔣閻之戰，組織了一次聲勢浩大的「八月會戰」。其戰略意圖是打通隴海、平漢兩線，攻取徐州，迫使中央軍既從津浦線撤軍，又在隴海線無法立足。津浦、隴海兩線再一次刀光劍影，戰濤滾滾，雙方在正面又發生了一次極為激烈的大規模戰鬥。

隴海線上的「八月會戰」是由馮玉祥親自指揮的，其兵力配置為：西北軍孫良誠、吉鴻昌部由睢縣向寧陵進擊，孫連仲部由太康向歸德攻取，孫殿英部從柘城向馬牧集北進；晉綏軍劉春榮、石友三一部向柳河突擊，另一部則向民權深入，鄭大章的騎兵集團向徐州長途奔襲。以晉軍宋哲元部配置為總預備隊。八月六日，馮閻主力正式向守備各處的中央軍發動攻擊，一時之間，反蔣聯軍頗有進展。蔣介石為首先解決津浦線的戰事，面對隴海線如此猛烈的攻勢，一時無力他調軍隊，曾有收縮防地、縮短戰線的打算。經召開軍事會議商討，特別是參謀長楊傑力陳，認為馮部後勤保障已十分困難，眼下如此急劇攻擊，勢不能持久，中央軍須當竭力抵抗而不必後退。適從十一日開始，河南之地大雨滂沱，澤國遍地，再加蔣軍的殊死抵抗和反擊，雙方激戰七天七夜，至十八日，馮的反蔣聯軍已呈疲軟之勢，再無力進攻，雙方惡戰乃告終止。

為應對馮、閻聯軍的猛烈攻勢，蔣介石令其他部隊正面抵抗，而命蔣鼎文組織反攻，尤在八月十三日，中央突破一役殊為慘烈，蔣鼎文指揮第五、九、十師和教導第一師、警衛第一旅，及第二炮兵集團為中央突破軍前鋒隊，尚有第二、三、教導第二各師，撥歸蔣鼎文指揮調度，置於中央突破軍之後，以備進展之用。是日凌晨二時許，九、十兩師集中火力，向閻部許樓、潭上、芒崗等處強攻，雙方火力之猛烈，傷亡之慘重，實屬空前。第九師一馬當先，先行衝鋒，傷亡最重。在中

央突破一役的首場硬仗之中，第九師在兩小時之內，竟傷亡營長七名，連排長一百三十餘員，士兵二千四百餘名。¹

對此中央突破戰役，參與作戰的劉茂恩將軍在三十多年後還有刻骨銘心的記憶：

在此次會戰全程中，我忠勇官兵死傷兩千餘名之眾，我於悲傷之餘能萬分欣慰者，乃為我右翼隊蔣銘三（鼎文）係擔任陣地之正面，向敵軍閻錫山部進攻，本（十五軍）左翼隊之陣地係阻擊敵軍進攻，以掩護我大軍左側背之安全者……雙方戰鬥之激烈，實為我統兵作戰以來所僅見，尤其敵軍犧牲極重，棄屍遍野，淒慘之極，目不忍睹。時至今日，尚感悲惻不已也！²

雙方傷亡慘重，尤中央軍遭受重大損失，但馮玉祥組織的「八月攻勢」也沒有達到預期的軍事目的，從全域戰略上來說，幾乎是「無疾而終」。八月攻勢是中原大戰中反蔣聯軍的殊死一搏，這「殊死一搏」並未將對方置以絕境，故爾當八月中旬蔣軍在津浦線上擊敗閻軍後，就可騰出手來，從容地將作戰主力調至隴海、平漢兩線，如此，反蔣聯軍的失敗進入倒數計時。

蔣介石一旦掌握了戰略上的主動和軍事上的優勢，隨之就在隴海、平漢組織了兩線平行的全線反攻，史謂中原大戰中的「鄭汴會戰」。蔣介石並未以局部勝利而自得，相反他持有相當的警惕性，

¹ 《蔣鼎文將軍紀念集》，臺灣一九七六年印行，第九頁。

² 李振廣編著：《民國軍閥》，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一八六頁、第一九五頁。

他曾這樣告誡他的部隊：如今「濟南雖告克復，然敵人主力仍集結於隴海鐵路以南，平漢鐵路以西地區，附固堅守，以作最後掙扎。」¹我軍各部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此次全線反攻，隴海線的中央軍分成右翼、中央、左翼三部及預備軍團，指揮官分別為蔣鼎文、顧祝同、朱紹良、陳調元。

蔣鼎文右翼軍是第二十六軍范熙績的第四十六師（范兼師長），阮肇昌的第五十五師，馮軼裴的教導第一師，蔣鼎文自兼師長的第九師；

顧祝同指揮的中央軍有第二師（顧兼師長），胡祖玉的第五師，趙觀濤的第六師，李雲傑的第十三師；

朱紹良指揮的左翼軍有葉開鑫的第五十二師，毛炳文的第八師；陳調元所屬的預備軍為金漢鼎、王均等部。

平漢線上部署的右翼軍總指揮為何成濬，所屬有徐源泉、蕭之楚、夏斗寅、陳誠、岳維峻五個師；

左翼軍總指揮為劉峙，所屬有王金鈺、魏益三、劉茂恩、阮勳、徐鵬雲、武庭麟、楊虎城等部；總預備隊指揮官為蔣光鼐（兼師長），所屬有蔡廷鍔、李韞珩、胡宗南等四個師。

「鄭汴會戰」從八月下旬開始，隴海、平漢兩路中央軍交相呼應，併力前進。圍殲的戰略，蔣介石有別出心裁的部署：隴海線蔣鼎文等主力、平漢線劉峙等主力不是按先前的目標各自攻擊前

¹ 李振廣編著：《民國軍閥》，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一八六頁、一九五頁。

進，而是二路會合，集中攻擊隴海、平漢交叉結合部的西北軍，兩軍呈東北兩方夾擊圍聚馮部；同時又讓劉茂恩和上官雲相率部向平漢路以西迂迴，目標指向鄭州；以楊虎城、徐源泉部攻取隴海西側洛陽、鞏縣，以切斷西北軍西退之路。對馮玉祥西北軍是澈底聚殲，對閻錫山的晉軍，則是放開一個缺口，故意讓出一條生路，不讓閻部作困獸之鬥，任由其從豫北退回老巢山西，而蔣軍則不派遣兵力追殲。

在軍事圍殲的同時，蔣介石又使出拿手好戲，就是用金錢和官位來分化西北軍，他派出各路使者，如派出擅長遊說者張鈺，讓張以同鄉情誼、親朋好友之關係，策反梁冠英、吉鴻昌等善戰且又遊移不定之師。

這樣的戰略安排，這樣的軟硬齊下，這樣的重點打擊，這樣的網開一面，確使精疲力竭的西北軍日暮途窮，末日降臨。

反攻的軍事進展，蔣鼎文的右翼軍速度最快，至九月一日，其正面之敵已經迫退。蔣介石隨之調整部署，從隴海線抽掉蔣鼎文之第九師、楊勝治之第十師、馮軼裴之教導第一師、俞濟時之警衛旅、楊傑之第二炮兵集團軍，上述各部組成中央突破軍，由蔣鼎文出任總指揮，於九月八日開始，在隴海線向西北軍發起全面的、立體的進攻。

十一日，平漢線劉峙、何成濬所部亦發起全面反擊。

中央軍隴海、平漢兩線按作戰既定部署攻擊前進，進展快速，西北軍兵敗如山倒，潰敗不可收。按照蔣介石的《工作報告書》所述，克復的次序如下：

九月十六日，迭克臨汝、密縣、扶溝、鄆陵、考城、紅廟等寨，二十一日占領須水鎮及滎陽，

二十四日占官亭車站，二十九日克復蘭封、杞縣，三十日克復洧州、尉氏、薛店，繼向中牟追擊。十月一日，克陳留、長葛，占朱仙鎮。三日克復隴海線重鎮開封，同時又包圍了隴海線另一重鎮洛陽。

蔣鼎文這一路的攻擊線路是從杞縣出發，追擊前進，迭下扶溝、鄆陵，進而攻至洧川縣雙泊河川南，將馮部主力吉鴻昌部圍住。正當發起攻擊之時，吉鴻昌特派秘密使者到蔣鼎文軍部接洽，說他準備接受中央軍的收編，請蔣軍長勿將部隊攻擊迫近，以免雙方接火。蔣鼎文忙將這一重要情況向蔣介石匯報，蔣介石非常重視，且對戰鬥力頗強的吉鴻昌也有偏愛，乃親自趕到蔣鼎文的第二軍軍部商洽，終在九月二十八日收編了吉鴻昌。蔣介石又送錢，又委官，以期通過吉影響西北軍各將領反水，旋之委任吉鴻昌出任第二十二路總指揮，委張印相為第八軍軍長。

在這期間，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吉鴻昌被中央軍收編後，沒有立即向所部宣佈，因而當蔣鼎文所屬之第六師第十七旅由洧川向新鄭轉進之時，遭到吉鴻昌部趙旅的截擊。為免起事端，蔣介石轉告蔣鼎文，命第六師所部不准抵抗，停止前擊，繞道行進。

收編吉鴻昌後，蔣鼎文率軍轉進新鄭夾擊張維璽部，張部見大勢已去，乃繳械投降。三十日，蔣部攻下平漢線上的薛店車站，西北軍前後方的聯絡被切斷。繼之西北軍梁冠英、葛雲龍部亦被收編。

在這期間，蔣介石對中央軍各部攻擊番號有所調整，先期在平漢線已將攻擊部隊組成六個縱隊，其後又從隴海線抽兵，組成王均的第七縱隊，顧祝同的第八縱隊，蔣鼎文的第九縱隊。第九縱隊組成的基本部隊為蔣的第九師，趙觀濤的第六師，李韞珩的第五十三師。

至十月三日克復開封後，隴海、平漢已無兩線戰場之分，這一地帶均為蔣的中央軍所控制。蔣介石對部隊再作調整，遂將平漢線之左右翼軍改為左翼和中央軍團，隴海路蔣鼎文、顧祝同、王均三個縱隊改為右翼軍團。十月五日，中牟克復，鄭州和洛陽於十月六日被占領。蔣鼎文率軍進駐洛陽，並兼任隴海路西段警備司令，所屬各部駐紮在隴海線上。

對中原大戰一直持觀望態度的東北軍張學良，隨時注意戰場發展態勢，而作戰雙方在戰前、戰中想方設法拉攏他，可張兩不得罪，始終沒有明確表態，直到戰場勝負可判之時，張學良在九月十八日發出擁蔣「巧電」，未幾出任國民革命軍海陸空副總司令一職，並派于學忠、王樹軍率十萬兵力入關，占據平津，向反蔣聯軍宣戰已經昭明。東北軍的傾斜參與，使反蔣各將領頓感震驚，石友三、龐炳勳脫離戰場，北渡黃河而去；閻錫山主力後撤，做好退守山西省境準備；而中央軍則士氣高漲，愈戰愈勇，如此，中原之戰的勝負可想而知。南方張桂聯軍偃旗息鼓，已無力爭雄。閻錫山、馮玉祥見敗局已定，乃相率通電辭職，無奈下野出洋。在中原大戰中，結局最慘的是馮玉祥西北軍，經此大戰以後，其經營多年的西北軍元氣全失，龐大的軍隊組織土崩瓦解，再也無力奮爭長短了。

在這場大戰中，蔣鼎文第二軍尤其是他的基本部隊第九師，其強盛的戰鬥力、幹練的軍事作風顯露無遺，即擅於衝鋒陷陣，擅於運動中作戰，在正面作戰中是主力攻堅軍，在迂迴側擊中是奇襲之師，對峙時守之克固，得隙時攻其不備。在這五個多月的混戰中，蔣鼎文的職務和所率部隊的番號變動十分頻繁，如平漢線上的第二軍軍長，隴海線上右翼指揮官、中央突破軍指揮官、第九縱隊司令、新編第三軍軍長等等，儘管有時因臨戰需要，為應對戰事而設，但時時可見蔣介石對他的欣賞和倚重，特別是看中他擅打硬仗的軍事才能。蔣鼎文自己也這樣認為，他的部隊是不願意死守陣

地挨打的。第十五軍軍長劉茂恩曾有這樣的記述可作印證：六月十五日，蔣軍總部參謀長楊傑和劉本人陪蔣鼎文視察劉茂恩十五軍在睢縣的陣地，當時蔣介石和楊傑擬派蔣軍接替劉軍之防務，而蔣鼎文當即對楊傑和劉茂恩說，他的部隊不願意接防。劉記述道：

蔣軍長表示（十五軍）陣地過長，非第九師之兵力所能擔負，接著他又申說第九師之優點，是長於衝鋒陷陣，對於固守陣地去挨死打而非所長，因此他拒絕接替本軍防地。事既為獲取協議，會議即告中止。當晚奉（蔣）總司令電令：仍由本軍擔任原有陣地之防守，至於本軍之攻擊任務，則改由第九師擔任了。¹

劉峙在總結中原大戰中蔣介石的指揮特點時也有敘述：「蔣公在指揮大軍作戰時，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緊緊掌握各重要將領，使之完全遵從既定之計劃，以便發揮統合戰力。」²當蔣鼎文申說其部隊長短之後，蔣介石亦隨之變更作戰佈置，從一個側面又印證了蔣介石對蔣鼎文作戰意見的重視。

在中原大戰中，蔣鼎文的第九師、劉峙的第一師、顧祝同的第二師，是蔣介石中央軍中最能打硬仗的主力部隊，且其主管和部隊團結無間。劉峙對此有細節記述：「我總記得第一師（劉），第

¹ 李振廣編著：《民國軍閥》，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第一八五頁。

² 劉峙：《我的回憶》，臺灣榮泰印務有限公司一九六六年版，第九五頁、第一一五頁。

二師（顧），第九師（蔣），常常並肩作戰，第九師師長蔣銘三（鼎文）兄動輒說『我們三個師靠攏點，要死大家死在一塊，不要讓屍身難找』，擊敗敵人是容易的嗎？」¹從這段話中既可看出這三個主力師合力向心，也可看出中原之戰的場面慘烈，蔣方實無必勝之把握，即或劉、顧、蔣這一級別的高級指揮官也都隨時作好戰死疆場的準備。

蔣鼎文的「飛將軍」聲威就是這樣實打實打出來的。

一將功成，豈限萬骨？中原大戰獲勝方的將領如劉峙、蔣鼎文、顧祝同、何成濬、陳誠，還包括資歷和戰功稍遜的劉茂恩、胡宗南、樓景樾、李延年、上官雲相、盧本棠等中央軍將領在這場慘烈的大戰中立下赫赫戰功，他們的聲名由此亦益發遠播，乃至揚名立萬，軍威顯著。

蔣鼎文駐軍洛陽期間，南京中央政府將第九師擴編為三個旅，每個旅三個團，另配一個補充團，共計十團。蔣鼎文仍以第九軍軍長兼任第九師師長，副師長為甘麗初，第二十五旅旅長陳沛，第二十六旅旅長劉戡，獨立旅旅長陳琪。第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團的團長依次為劉國鈞、劉鑄軍、謝輔三、王繼祥、周開勳、鄭作民。獨立旅第一、二、三團的團長依次為王銘、張文玉、鄭述禮，補充團團長為張瓊。除獨立旅為新編入第九師之新軍外，其餘兩旅，其淵源從黃埔軍校教導團發展而來，係國民黨中央軍建立黨軍之基礎和精神之寄託，亦是國民黨軍的精銳常勝之旅。蔣鼎文第二軍所屬的第六師亦擴編為三個旅九個團編制的甲級師。

對於中原大戰的獲勝，蔣鼎文從他的視角是這樣總結的：

¹ 劉峙：《我的回憶》，臺灣榮泰印務有限公司一九六六年版，第九五頁，第一一五頁。

中原會戰，中央能夠勝利因素很多，閻、馮未能真誠合作，東北軍入關，馮、閻都是地方性的部隊，指揮小型戰事，軍事才幹或可應付指揮，大兵團便往往不能得心應手而患得患失，尤其牽涉到複雜的政治因素，便不能應付裕如了。中央方面，委員長的軍事政治天才顯露無遺，在軍事上指揮若定，制敵機先，大氣磅礴，在政治上更是應用靈活。馮玉祥以行伍起家，知識畢竟有限，尤其其他那套帶兵帶將的辦法，很不能使帶兵官心服，馮本人又多狡詐，以倒戈起家，遇上了中原大戰，部下的將領如劉鎮華、劉茂恩、韓復榘等都紛紛脫離，馮不得已只有遠走西北，閻錫山只有回到山西了。¹

歷時五個多月的中原大戰，蔣軍和反蔣聯軍在一千多華里的戰場上反覆廝爭，殊命搏殺，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長，戰爭之慘烈，實為世界各國內部戰爭所罕見。然「一九三〇年之中原大戰，有它內在的原因，是幾十年內憂外患之後所存積的一個令人窒息的局面企圖打開現狀的繼續表現」²。蔣介石的中央政府依靠人、財、智、權的綜合實力，縱橫捭闔，軍政齊下，終於將反蔣聯軍一一擊敗。中原之戰，雙方投入軍隊近百萬，戰場死傷官兵三十多萬，戰區民眾流離傷亡失蹤者十倍於此，真是餓殍遍地，白骨累累，死者靈魂難安，生者淒然愴懷。

縱然中國歷史漫長，縱然此戰促成了中國實質之統一，然這個時間節點所結下的戰爭傷疤，已然無法淡化，其後波瀾曲折的歷史進程證明了這一點。

¹ 臺灣《口述歷史》第九期，第三一頁。

²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九八頁。